

接着徐霞客又走访隐居在松江佘山附近小昆山的至交陈继儒老先生，陈继儒接待徐霞客后即略加思索就以悼念的心情，流畅的笔调把其父母一生最动人的事迹，以及如何教子成才等都融汇在《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》之中，这一份传记是由陈继儒与苏州文徵明之孙文震孟合作而成的，落款为：通家陈继儒撰，年家文震孟书。以示深交亲近。这是珠联璧合的珍贵墨宝。

此外徐霞客还请绍兴名家王思任作《徐氏三可传》，无锡名士陈仁锡撰《王孺人墓志铭》又请丹青名家和名士为其父母造像、题赞、竭尽人子的恭敬孝顺之心，甚是可嘉。

#### 五、万里长游前最后一次来上海与至友话别

自徐母故世后，徐霞客丁忧期间把父母遗骸合葬后，又遍请各地名士为父母撰写传记和墓志铭，又为母亲的《秋圃晨机图》追补了不少名士的品题，了却了心愿。他为了实行父母“四方之志”的遗训和自己旅游考察的夙愿作了精心的筹划，准备向大西南作一次“不计程，亦不计年”的旅游，并下了“吾荷一钵钵来，何处不可埋吾骨”的决心。

他携带一僧（静闻）一仆（顾行）作旅伴，静闻是江阴迎福寺和尚，以破指血水书写佛经，献给云南鸡足山寺庙，他的宏志得到徐霞客支持而结伴同行。他们首先向上海进发，经青浦到松江佘山，专程拜别隐居小昆山的陈继儒。陈先生年近八旬，已极少会客，他“远望客至，先趋避”之，后闻是徐霞客来访，又“复出，挽手入林，饮到深夜。”（《徐霞客游记》卷二上，丙子九月二十四日记）徐霞客本想第二天就告别上路，陈先生哪里肯放，硬把他们挽留下来，他们在交杯闲谈中，陈继儒知道他要到云南并到鸡足山去，陈先生专门为他写了两封信，带给鸡足山高僧弘辩

和安仁，后因静闻被盗刺重伤而亡，徐霞客不负静闻遗愿，仗义千里负静闻骸骨上鸡足山，送上静闻血写经书，为其安葬并请当地名士撰传立碑，做佛事等都得到弘辩安仁的全力帮助，其中亦有陈继儒悉心襄助之功。

徐霞客每次出游只带一条棉被，一根手杖，带一个仆人及少许旅资，简便的行装，时常弄得身无分文，有时脱下衣服换钱充饥。这次大西南考察途经湘鄂地区竟三次遇盗，两次绝粮，随身所带的微薄游资及一路上收集的金石字画，朋友信札都损失殆尽，仅以身免。赖友人同乡借资助济才到达云南。他囊中已空，正在患难之时，却遇见一位云南名士唐泰，他已恭候徐霞客多时，当唐泰向他诵读陈继儒的书信：“良反徐霞客足迹遍天下，今来访鸡足山，并大来（唐泰之字）先生，此无求于平原君者，幸善视之。”此时徐霞客“始知眉公（陈继儒字）用情周挚，非世道所及也。”徐霞客对这位上海老友说不尽的感激之情。（《游记》附录：丁文江《徐霞客年谱》39页）唐大来及唐的朋友对徐霞客的多方关心帮助是不必细说的。后徐霞客在《游记》中追记此事说：“大来虽贫，能不负眉公厚意，因友及友，余之穷而获济，出于望外如此”，这里可见徐霞客与陈继儒之间的真挚深厚的友情，也可见上海人热情好客的传统由来已久。徐霞客的光辉事业是父母遗志促成，但也有友朋鼎力襄助之一份功劳，这是最好的佐证。

徐霞客这次长达五年之久的大西南旅游考察，在上海与至友一别，竟成了永别，在徐远游不久的同年董其昌即逝世，三年后陈继儒也与世长辞，他俩位虽说是徐的朋友，实应是长辈，都享年八十二岁，徐霞客未能亲临哀挽。但他在大西南考察所获得的举世瞩目的考察成就，也足慰老友含笑于九泉。

#### 关于《如意君传》（明清艳情小说书目钞补之二）

关于《如意君传》，孙楷第先生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记云：“《如意君传》，未见，刘衡如先生云：日人某书中记有青霞室刊本，四册。此书演唐武后事，嘉庆十五年御史伯依保奏禁。见《癸巳存稿》。按：……据此，则《如意君传》亦明人作。”

我所见的另外两种《如意君传》如下：1. 前有“甲戌秋华阳散人题”的《如意君传序》本，书名又作《闲娱情传》，并有“庚辰春 相阳柳伯生”刊后记。此书为半叶十行，每行二十字。2. 前题有“吴门徐昌令著《则天皇后如意君传》，东都清函阁”书记，前亦有“甲戌秋华阳散人题”《如意君传序》。由“东都牛门隐士书”。此书为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也录有“庚辰春 相阳柳伯生”的刊后记。

（悠悠）